诗文天地

《东湖百咏》序

□ 姚国权

大凡风景名胜，总会在历史上留下众多赞美它的诗文，这些诗文渐渐沉淀为它的文化底蕴，并不断地对其进行文化“反哺”，成为其吸引游客、提升旅游品位的软实力。举世闻名的杭州西湖，千余年来流传下来的诗文数不胜数，自然美景中沉甸甸的文化含量，使整个西湖景区成为一部反映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的煌煌巨著。平湖的东湖在历史上也是文人士大夫和游客休闲游览的胜地，也有众多的诗文留传至今，如明代沈懋嘉《当湖十景竹枝词》、清代高庭梅《东湖十景竹枝词》、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平湖十咏》、冯敏效《当湖十二咏》等等；清代张云锦《东湖弄珠楼志》中也收集有明代董其昌、清代高士奇、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等著名学者诗人赞美东湖的诗篇。在这些名篇佳什的“加持”下，东湖更增内秀，俨然是一个文化之湖、诗歌之湖。

可以这么说，对于像东湖这样的自然风景，这些学者、诗人是文化的传输者、赠予者，他们的作品增添了风景的非自然元素，使之成为更耐人寻味的风景。平湖当代学者诗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文化传送员，刘宗德先生的《东湖赋》，笔力风采直追古人；陆永祥、俞象山等老师抒写东湖的不少诗词或骋辞重彩，或清丽素雅，自当列入歌咏东湖的佳构。他们的作品必将内化为东湖风景的一部分。而有儒商之称的当代诗人徐永法先生，为我们奉上的这部沉甸甸的《东湖百咏》，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描写、咏唱东湖最周详完备、最不遗余力的作品。

这部作品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它的内容之宏博，显然，作者意欲以这一百余首诗作，将东湖景区的点点滴滴囊括其中，可以想见作者文心之雄豪。我认为这一点他做到了。这些诗的抒写对象，有旧景，有新景；有自然风光，有历史人文。甚至一般认为不宜入诗的当代建筑乃至商楼住宅，也被他信手拈来，化作诗句。在他的眼里，整个景区处处入画，处处有诗。对景区的博爱之心使他不愿遗漏一草一木、一片一瓦，驱使他用动人的辞藻、优雅的韵律将它们揽入诗潮澎湃的胸怀。

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还有每首诗的题解部分。对于涉及抒写对象的历史事件、时间、人物、地名、风俗等，作者都作了详尽的考证，钩沉索隐，力求缜密准确、无懈可击，大有“以此为准”的自雄之概。作者在写作、修订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请教了不少当地的历史学者、民俗专家甚至普通百姓，这也相当程度上减少了“题解”的错讹。“题解”与诗作相得益彰，互相生发，作者既是风景的咏者，也是风景的解说员、阐述者。可以这么说，这部作品不仅是一本诗集，同时也是关于东湖的一部历史之书、风俗之书。

感谢徐永法先生为东湖、为家乡、为后世贡献了这部优美、扎实的大作，相信它将成为东湖人文史上的一个美丽事件。

增援新仓——抗疫日记二则

□ 张勤华

2022年4月8日 星期五 晴 气温22℃/12℃

这场疫情仍肆虐着平湖这座美丽的小城，连下边的镇（街道）也不放过。新埭、新仓是与上海毗邻的两个镇，就没有逃过这一劫。

3月26日新埭解封。4月7日8时30分，通报新仓1例阳性感染者，我所在的教育局连夜发起志愿者报名：教育局明天早上4:30前到新仓，需要2名同志到石路村，6名同志到安桥社区，协助做好核酸检测等工作……

不到半时已报满需要人数，局领导即在群里正式通知：……请以上8位同志明天凌晨3:45局平台会合，分组如下：……

于是把闹钟的指针拨到了凌晨3:00，做好第二天出发前的准备。

8日凌晨，稀稀落落的街灯温柔地照在城市的街道上，天气转暖，气温上升，凌晨不觉得特别冷。路上的车子很少，与一辆中巴车并行着，那是医院的车，看去，车上载的都好像是年轻人，和我们的车驶向同一个方向。

4:30之前，我和殳老师到新仓镇党群服务中心核酸检测点，差不多和医生同时到，社区里有人在做准备工作，遇到了两张熟面孔，是镇里的工作人员，他们比我们先一步到。我们迅速地做好个人防护，已有群众赶来现场排队，我和殳老师一个队首一个队尾，引导民众有序排队，拉开距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我们所在的点位不在小区内部，马路上四面八方的人员都有赶来，虽然一边的喇叭不停地喊着：“请大家有序排队，拉开1米距离，主动出示健康码……”赶来做核酸的人有的会自觉站到队尾，有的则心急火燎地直接冲入前面的队伍，特别是那些白天绿码、晚上绿码睡了一夜醒来却变成了黄码的人。现场也随之变得嘈杂，我们提高音量走近他们，近距离引导，伴着手势重复地说着：“请到后面有序排队，拉开距离……”

逐个引导扫嘉行码，提示绿码站一队，黄码站一队。年轻人都能熟练操作手机，年老一点的大都不会，有的手机网速慢，出现卡顿，就会使队伍停滞，致使后面的人长时间等候，前面也无法进展。偶有出现红码者，当即劝回，居家隔离，等待社区联系上门检测。

从5:00到8:00多，三个多小时，顺利地完成了片区核酸检测工作。此时站在路边，看东方一轮红日散发出灿烂的光芒，照得水泥路面好像在发光，边上小区一排排的高楼耸入云霄，新仓已不是原来那个新仓，远处也有成片高楼，给人一种走入新开发区的感觉。

将近9点，我们来到安桥社区，和局里的几路人马在社区会合，迎接下一项任务：上门排摸居民情况。

在社区又遇熟人，原三叉河村主任朱红卫。朱主任和社区工作人员给我们打印出排摸名单，按街道、小区分给我们三个组，有社区各一人加入到我们排摸组。

朱主任和我们一组，这次我们用的交通工具是电瓶车，殳老师这位平时不大骑电瓶车的人也现学现用。朱主任把我们带到西大街，先和我们一起排摸，不久又被叫去镇里开会。

西大街就是建在盐船河边上的老街。只有来到这里，我感觉新仓还是原来的那个新仓。这条江南水乡的小镇街道经历岁月的冲洗，墙壁上尽是斑驳的痕迹。是疫情期间都居家闭锁还是住户搬移？小街显得异常幽静。

我们按照门牌号逐个找，敲门入户，了解情况，做好记录登记，校对户头名单。现在老街上住的大都是当地的老人和外地租户。外地租户流动性大，有的前段时间已回老家，有的是新租进来的，如有房东在，对我们工作就便利多了，租的几家子人一起可以了解全。有些门牌号找不到，一打听是要经过一个胡同到里面去找。走过用水泥修修补补的通道，只见一间屋里有七八位中年汉子，得知我们的来意，有手机的迅速拿出手机打开支付宝让我们查看健康码、行程码和疫苗接种情况，没有手机的则拿出藏得有些烂的可以证明其身份的一页纸。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又租在同一户人家的打工人。人都在，能够这样查，效率还是蛮高的，跑一户可以填满大半页的信息表，我暗自庆幸。

难办的是遇到耳背、行动不便的老人，我提高几分贝的音量得到的是他的答非所问：“什么？我听不见，我儿子啊，他们住在……里面那个是我老婆子，伊一直困啦床上。吃饭啊？我儿子他们会送过来的……”看到这里，表格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也不大可能在他们身上发生，就在备注栏里写上：“一老耳背，一老卧床。”

随即又来到另一户家庭，门虚掩着，轻轻推开，不见有人，跨门进入，边喊：“有人在家吗？”用眼搜寻深处，突一转身，门背后一八旬老人站在我身后，身体颤颤巍巍，双手用力地撑着面前的拐杖，“阿婆，您是XXX，是啦哇？”“侬讲哈么（你说什么）？我耳朵听勿出额呀，哈喽（什么事）？……”这时隔壁有人听见了过来说：“伊奴就是哈人（就是她），伊勿出去额……”

我们在这条不算长的小街上兜兜转转，能敲开门的先填写信息，锁门的放后面。有几家藏得比较深，是原来的庭院已经被隔成了几段，或分住或出租，要从后面绕过去才可以找到。好在有个热心的妇女把我们带了过去，她对这一带比较熟，帮我们很快找到了几户人家，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些人的信息。也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在隔墙积极回应：“在这里……”

下午的阳光有些强烈，全身武装的我们开始晕起来，在无人的地方我赶紧拉开帽子和口罩透一下气。最后几家再坚持一下，我和殳老师返回来查找，有的以前是公家的房子，现在不用了，用水泥墙封了门，门号还在；有些是换了租户，添加、合并、删除……一系列的动作只为信息能正确无误，凡是能排摸到的就尽量排摸清楚。

西大街100多户家庭随岁月变迁而变迁，信息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不变的还是这条街，新仓“三寺六街十二坊二十四桥三十六弄四十八堂”之一的这西大街，定能再次挺过这次疫情的劫难。新仓，加油！

2022年4月10日 星期日 多云到晴 气温23℃/15℃

4月8日、4月9日，平湖连续发布通报新仓已有8例阳性感染者，市教育局每天派出一批志愿者，由局领导带队，凌晨出发赶赴新仓，参加抗疫工作。

9日晚，局工作群继续发起下一天出征信息：明天一组10人分赴新仓3个采样点。凌晨3时50分局平台集中出发，4时30分前到各点准备就绪，穿好防护服，确保5时准时开始。

加油 朱文治 作

接着，又有几个通知过来，明确到岗后的任务和人员安排，提醒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过后又接到局领导电话，再次强调第二天工作的一些要求。

开启10日凌晨3:00闹钟，就准备早点休息，看时间已22:30，习惯性晚睡，但也要克制自己马上休息，感觉只是迷迷糊糊的并未进入熟睡状态，却在闹钟没响之前醒来，浏览手机信息，看到同学（一位女医生）的信息，应该也是第二天要出征的吧，时钟定位在半夜11:54:19，2小时50分钟后响铃，闹钟设在凌晨2:45，留言：“半颗安眠药下去还是没有睡意，今夜无眠了。”

睡眼惺忪，伴着黎明前的街灯，一批人准时集结，整装出发。2人去了石路村，2人到芦川新街宴会中心，6人到蚂蚁学院。

今天蚂蚁学院没有社区工作人员，只有医生和我们教育局6人，5点未到，工作已准备就绪，1人队尾引导参检人员分绿码、黄码两队有序排队；1人测温；1人引导扫嘉行码；1人扫码登记配试管、人数；1人引导检后疏散撤离，形成了一道工作流水线，配合医生顺利进行核酸检测。期间若出现红码人员，就马上引导到隔离区登记并劝回居家隔离，再等待上门检测。

6人走动式地随队伍的长短协调工作，现场维持秩序。也不知什么时候，发现少了1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谁谁失踪了，原来是被社区人员拉去了另外一个更需要的地方。

这个点位的参检人员比较多，7点左右，队伍排到了马路上，看到一些红马甲和一些穿警服的在马路上引导车辆和行人。白宫式的蚂蚁学院从夜里的灯火通明，再到此刻太阳冉冉升起，检测工作差不多在规定时间里顺利完成。

社区办公室里的流调电话是这段时间的固定音频，时间长了，难免嗓音嘶哑，仍不停地问着、说着、解释着……

原分管教育的黄镇长招呼我们去门口搬东西，说是某个老板捐献的物资。又遇几张熟悉的面孔，有叫得出名字的，也有叫不出名字的，见面只是点头示意，也不需要知道你是谁？我是谁？不由得感慨，他们自始至终在这一方土地上工作着，几十年了。

我们的下一项工作是分组进行电话流调工作。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在钉钉群里发了五份重点人员信息表，前两份是800多个人员的信息。我们分三组，两人一组，一人打电话，一人电脑输入。这些人员中有密接、次密接、封控区人员、时空伴随者、中高风险地区漫出，都需要核对姓名、地址、是否转运隔离？在哪里隔离？14天内行程，次密接的告知需居家隔离7天，单人单间，会有人上门做核酸……

在电话挂断的间隙又总会有电话打进来，有问不出门为什么变黄码了的，有小孩尿不湿没有了的，有红码还没上门检测的，有家里宠物狗没人喂的……一边打出去的是询问重点人员的流调，一边接进来的是记录群众反映的日常困难。

时间就是效率，工作就是速度，让这些人员能够尽早地得到安排就是尽早地解决困难，社区的工作者们都是白天黑夜24小时忙碌，累了就在办公室里搭个临时的床休息一下，有的已有十多天没有回过家。

“东乡十八镇，新仓第一镇”，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愿早日冲破雾霾，还一个春天里生机勃勃的新仓。

方建飞近作词选

鹧鸪天·社区核酸采样点做志愿者

料峭春风晓色寒，着衣未及饱晨餐。牵来灯火除昏暗，唤醒乡邻测核酸。　　驱瘴疠，保平安。大红马甲白衣冠。东方不觉朝阳起，一树芬芳花正繁。

清平乐·宅家抗疫

余寒未了，路上行人少。几树春花开却好，栖落成群飞鸟。　　乘闲且自居家，沏来一盏清茶。镇日凭窗枯坐，听它细雨如麻。

浣溪沙·听雨

晓色洇窗雨未停，檐声滴向枕边听。疏疏密密乱无凭。　　半阕残词还欠妥，满心俗念总难宁。且随幽梦共飘零。

浣溪沙·九龙山散步

雨霁云销寒渐收，莺声邀我下层楼。寻芳一路上龙湫。　　石径微斜宜缓步，山亭小憩且迟留。赏春何必更前头。

清平乐·假日小憩

东风袅袅，近日春光好，一角阳台天地小，足可侍花弄草。　　几盆玉树新栽，数枝月季将开。午后且乘无事，凭它坐到痴呆。

如梦令·春风

吹得麦苗成片，吹得菜花开遍。吹得纸鸢飞。飞入碧空不见。长线，长线。系在浮云上面。

踏莎行·午后散步

弱柳千条，繁花满树。绿云堆起迷人路。幽香杳杳漫无边，生机簇簇难知数。　　曲岸徐行，小桥凝伫。几回更缓寻芳步。恐它春去太匆匆，沿途风景多辜负。

吴连华诗词三首

浣溪沙·抗疫守关

鹈水春潮一夜寒，平湖疫祟扰人安。风行即令把关先。　　亮数红衫忙不住。难逃火眼白衣前，八方联守克时艰。

春天

花开春序柳丝黄，光景红情绿意扬。
才识等闲东风面，又听警哨愀然长。

战疫

锣响晨空唤醒霞，红衣新景白衣葩。
时艰沥胆双锋剑，却把平安送万家。

香椿意蕴

□ 汪爱贤

初识香椿，是在一本美食杂志上。我这颗热爱美食的心，不经意地，就这样被香椿“俘虏”走了。

我曾一度认为，香椿是北方才有的野菜。直到后来，我又读了文友肖鸣的《香椿，长在树上的蔬菜》一文后，才知道香椿并不是北方人餐桌上的专利，向往之心则更甚，只是苦于一直没遇见过，只好将此念想，化作一首袅袅之歌，在等待的岁月里轻吟浅唱。

香椿到底是什么梗？香椿属楝科落叶乔木，又名香椿芽、香椿头、大红椿树等，产自我国的中部和南部，其中尤以山东、河南、河北栽植最多。据说，中国人吃香椿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唐代就作为贡品送往长安，供王公贵族食用。在古人眼中，香椿不仅是一种时令食材，还是一种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香椿叶苦、温，煮水洗疮疥风疽，消风去毒。

香椿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不仅富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钙、维生素等，还具有健脾开胃、清热利湿之功效。由于香椿属于时令名品，一年当中，只有清明前后才可采摘，因而在价格上也是相当的昂贵，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乡野美味。

我第一次品尝到香椿，是托了一个朋友的福。那天朋友来我家的私房菜馆作客，她特别要求我家大厨为她做一道“香椿煎蛋”。我当时还觉得有些为难，要知道，我在小城生活了三十余年，可是从来没见过香椿的影子啊。后来朋友告诉我，现在超市就有香椿芽，下单即可送货上门，方便得很。听完朋友的话，我的口水立马就在口腔里打转了。天下间，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啊！

果然，下单不到一个小时，香椿芽就送到了。只见心心念念的香椿芽，和我小时候在乡下见到的树芽一般朴实，红中带点黄，叶子光滑透亮，凑近鼻子可闻到一股浓郁的味道。

大厨抓过一把香椿芽，放到盘里清洗，再掐掉老的部位，接着放进烧开的水里焯一会，捞起抓干水，切成大小统一的碎末状。然后又将切碎的香椿放到打散的鸡蛋里，用筷子飞快地搅拌几下。

我当时恨不得一吃为快，大厨却不急不慢地把铁镬烧了个通红，直到铁镬冒起烟才放油，然后采用文火武火轮番煎烹，最后摆盘。我夹起一片放到口中，软滑的鸡蛋里，夹着一股清新味，顿时，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

事后我问朋友，我家大厨做的“香椿煎蛋”味道如何？能否入她这个吃货的法眼？朋友竖起了大拇指说：“除了唇齿留香，我还吃到了春天的味道！”听完朋友的评价，我才恍然，原来我们有时想吃某一道特定的菜肴，除了崇尚健康、环保、朴素的饮食理念外，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情素和意蕴。一道看似普通的菜肴，也许承载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童年，也许会勾起我们一段美好的回忆，抑或让我们想起一个人，一座城……

“春霖霎霎润芳华，院外香椿吐嫩芽。翁媪持钩围树采，笑声阵阵满农家。”品读着温暖缱绻的诗词，我仿佛看到春花烂漫、山色明媚的时节，香椿正以蓬勃野蛮的姿态，迅速抽芽疯长，直到落在餐桌上，给漂泊在外的思乡人，捎去春天的味道！

杂花生树